

传统评书《兴唐传》

虹霓关

陈荫荣 讲述

戴宏森 整理



传统评书《兴唐传》之七

虹 霓 关

陈荫荣 讲述

戴宏森 整理

中国曲艺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虹 霓 关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7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1982年8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号 10227·030 定价 0.64 元

出版说明

“虹霓关”又名“伐五关”，是北京著名评书演员陈荫荣讲述的传统评书《兴唐传》的第七部。这部书讲的是瓦岗军南伐五关的故事。从程咬金误走扬州城说起，说到李密搭救大魔国兵将出麒麟峪，因而被拥立为西魏王；秦琼、徐茂功率领瓦岗军连克虎牢、虹霓、黄土、泗水四关，一直说到东岭关捣毁铜旗阵为止。整个故事是虚构的。这里程咬金从混世魔王变为先锋官，裴元庆从先锋官变为平民，通过这种地位变化，进一步刻画了他们的典型性格。对秦琼、徐茂功、罗成、王伯当等反隋将领的性格描写也更进了一步。

在整理工作中，除了删改一些芜杂的、不合理的地方外，应当提到的是对隋军营垒中两个人物的处理。虎牢关总兵尚师徒恪守封建礼教乃致城破自尽，原书对他有褒有贬，立意不明，通过整理，对他的顽固言行明确地予以否定和批判。原书写虹霓关总兵新文理之妹新月娥受封建婚姻制度迫害，为了同王伯当结合竟至杀死已成残废的哥哥以及嫂子，这样，使人们对王伯当为维护旧道德刺死新月娥的错误行为反而会寄予同情，这也是欠妥当的。这次整理，删去了新月娥杀兄砍嫂的情节，把她写成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这样故事的思想意义就比较清楚了。

目 次

第 一 回	琼花观魔国君醉酒 扬州城隋天子观花	1
第 二 回	杨林被诈义军得救 李密脱逃王师叛离	14
第 三 回	金墉城拥立西魏王 虎牢关迎战瓦岗军	26
第 四 回	战虎牢程老虎入牢 斗叔宝四宝将丢宝	37
第 五 回	尚师徒复得虎类豹 裴元庆苦练龙头锤	52
第 六 回	小英雄追打新文理 老恩师气恼尚师徒	68
第 七 回	尚总兵小憩三教寺 秦元帅诈开虎牢关	83
第 八 回	遇夙敌新文理负伤 追女将罗士信殒命	96
第 九 回	得箭书徐茂功用计 擒九将新月娥扬威	109

第十回	定亲事勇三郎寄语 献城关新小姐犯难·····	128
第十一回	虹霓关血溅鸳鸯谱 黄土城刀刷子弟兵·····	144
第十二回	徐茂功智破黄土关 程咬金搅闹三吉镇·····	160
第十三回	裴元庆穷追金刀将 秦叔宝大破泗水关·····	178
第十四回	颍州王设摆铜旗阵 燕山公帮办东岭关·····	194
第十五回	走马抡锤三将较力 传枪递铜两帅连心·····	207
第十六回	李将军不识梅花枪 罗元帅暗毁铜旗阵·····	221
第十七回	倒铜旗老王丧独子 对花枪小将遇能人·····	233

第 一 回

琼花观魔国君醉酒 扬州城隋天子观花

瓦岗变换西魏旗，南伐五关扫顽敌，
一举捣烂铜旗阵，正义之师不可摧！

几句歪诗念罢，接说评书《兴唐传》。今天说的“虹霓关”是《兴唐传》的第七部。这部书紧接“四平山”一书，讲的是瓦岗军南伐五关的故事。先讲李密搭救瓦岗军从麒麟峪脱险，被拥立为西魏王。接着讲秦琼、徐茂功领兵南伐五关，连克虎牢、虹霓、黄土、泗水四关，最后在东岭关大破铜旗阵。要知细情，请听正文。

十八国反王的百万大军在四平山战败之后，秦琼率领大魔国瓦岗军逃出了南山口，靠山王杨林带兵在后边紧紧追赶。秦琼慌不择路，大队人马一头钻进了麒麟峪。不想这里是个死葫芦头，隋军赶到，将山口堵住。秦琼查点人马，一兵一将不缺，只缺了混世魔王程咬金。这程咬金跑到哪儿去了呢？原来方才撤退之时，前部人马已经进入麒麟峪的山口，程咬金在大队中间靠后，一听后头炮响连天，杀声震耳，他如同小庙着火——慌了神啦！胯下这匹斑豹铁骠驹也惊了，抽冷子一转身。程咬金喊了声：“哟！马。”赶紧两手攥住铁过梁，两

脚扎稳紫金镫，两腿夹住马肚子。嗒嗒嗒嗒，这马由岔道往东南跑下去了。程咬金连声呼喊：“站住！别惊！”这马一气跑出三十里地开外，直顶到听不见后头的追杀声音了，才清醒过来，放慢了步子。再瞧程咬金和这匹马，尘土加汗水，简直成了泥人泥马。老程扣镫下马，把马在大道东南下坎的一棵树上拴好，席地而坐，好容易给这喘劲缓过来，指着马说：“黑儿呀，黑儿呀，你这一惊不要紧，把我一个人甩在这里，可真成了孤家寡人啦！”他刚要上马返回去找本国人马，一想不成，要是碰上靠山王杨林就麻烦了，这可怎么办呢？

正这工夫，打西边来了一个打柴的老汉，年纪在六十以外，满脸皱纹堆垒，头戴草帽，肩挑一担柴禾。程咬金想，对，跟他打听打听道儿。他起身走到迎面：“哎，这位大哥。”这老汉猛抬头一看，这位头戴龙冠，身穿黄袍，相貌奇特，不觉心中一惊：“好说您哪，可别这么称呼，我看您象位贵人呀！”“哎，不瞒您说，我就是大魔国的混世魔王。”老汉一听，撂下挑子，急忙跪倒：“哎呀！原来您就是大魔国的皇上，我这儿给您磕头了。”程咬金双手把老汉搀起：“这位大哥不必多礼，我这皇上就是那么回事。”“我说这位万岁爷呀，我早听说了，大隋朝三打瓦岗山连遭败北，这回您又带领十八国在四明山截杀杨广，您是位出色的人物啊！我见着了您，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准能多活二十年。”“哎，别捧场，别捧场。”“万岁爷，您怎么一个人走下来了呢？”程咬金这才把兵败四明山、战马惊走之事说了，问道：“方才我国大军顺着四明山南边大道撤，闯进东边一个山沟，不知那里是什么山？能不能穿山而过？”老汉一皱眉：“哎呀万岁，那里叫麒麟峪，是个死葫芦头，两壁陡削，空人都爬不上去。您这大军定然被困，

可了不得啦！”程咬金一听，要坏事，说：“这位大哥劳驾了，您走您的吧，我再打主意。”老汉挑柴上路不提。

程咬金认镫扳鞍上马，想先找个食宿的地方，就顺着大道奔东南走。走了好远一段路，也找不着一座镇店。太阳已经快落下去了，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座城池。他催马来到关厢，见前边有一座招商客店。到店门前下了马，一想身上没钱怎么住店呢？他是个皇上，平常用不着带钱呀！又一想，有了，明天早起算店饭账时，我从这龙冠上掐颗珠子或摘块宝石，还抵不上账吗！上前敲门：“伙计，伙计，有人没有哇？”店里跑出来一个伙计，开门一瞧，来的这位长相和穿著打扮实在特别，说：“好汉爷，您住店吗？请到里边。”他叫另一个伙计牵过马去给饮饮喂喂，自己给客人掸掉身上的尘土，让到西跨院的三间北房里，打来一盆洗脸水，沏上茶。程咬金洗了脸，说：“赶紧给寡人备膳。”老程这几年当皇上当惯了，天天把孤家寡人这类词儿挂在嘴边儿上，没想到一进店门就说漏了嘴。事也凑巧，他来的这座城池正是扬州城，住的这座店叫段家老店，掌柜的段达是琼花观道长张金钵的二徒弟。他在柜房里听伙计说来了一个戴龙冠、穿黄袍、骑马带斧子、称孤道寡的客人，眼珠一转，说：“我听说大魔国的混世魔王程咬金使斧子劫过皇杠，取过金堤关，还三斧定瓦岗，这会不会是他呀？你先想法把他稳住，我到琼花观找我师父去。要真能把匪首程咬金捉住，这可是奇功一件。”说罢动身就走了。

段达来到琼花观，见到了他师父张金钵和师哥王世充，将程咬金的事一说。老道让王世充赶紧到衙门去报告消息，不多时，州官、县官、总兵都知道了。大伙凑到一块一核

计，定规好甬管来客是谁，先拿他当作皇上接驾，把他诓到琼花观稳住再说。再说程咬金在段家老店刚刚吃过晚饭，忽听外边噹噹锣声响亮，人声喧哗：“迎接圣驾，闲人闪开呀！”他想了想，接驾，接谁呀？这是哪儿呀？哎呦，八成儿我悞走扬州城了吧！连忙喊：“伙计，外边什么事这么乱呀？”“听说本地的官长和琼花观的观主、看花大臣到这儿接驾来了。没听说万岁驾到，他们接谁呀？”“哈哈，接谁？看来是接我呀！”这时有人进来向程咬金跪倒奏称：“万岁，扬州城所有文武官员前来接驾，在外恭候。”“好，唤他们进来。”“遵旨。”传唤之后，州官、县官、总兵、看花大臣张金钵、江都宫监王世充这才进屋见驾，各报官衔和姓名，跪了一片，齐声说道：“微臣接驾来迟，望万岁恕罪。”程咬金这么一笑：“哈哈！既是你们知道寡人来了，就来接驾，好，好，快快平身吧！”众人起来，站立两旁。王世充问道：“万岁，听说太岁靠山王保驾下扬州，不知为何圣驾一人至此？”程咬金听出这些人把他当成杨广了，就来了个顺坡溜：“哎，可恨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程咬金，是他邀天下反王在四明山截杀孤王，幸亏有猛勇大将军李元霸锤震十八国，扫平四明山。朕皇叔率领大军追赶大魔国残兵败将去了。不想忽然来了一队响马，将护驾将士杀散，寡人只身逃走，这才来到此地。”“啊！万岁受惊了。”“看花大臣张金钵。”“臣在。”“命你头前带路，打道琼花观，孤要看看这冰心玉蕊的琼花。”“遵旨。”这时程咬金心里明白，你们拿我当杨广是以假作真，要捉我请赏。好在杨广还没来到，我先冒充一回，到琼花观看琼花去！世人都说这昏君为看琼花才挖汴河下扬州，我倒要看看这是怎样一种奇花。常言说，有景不逛，自来一趟，逛玩了琼花观，我

再想法脱身。他喊了一声：“来呀，备马伺候。”王世充心说，你要上了马，大斧一摆，我们这乐儿就大了。他赶紧上前：“万岁，外边大轿等候多时，还是坐轿吧！”程咬金也知道，即便上了马，自己也未必闯得出扬州去。“好，那就上轿吧！”老程出门上了八抬大轿，王世充派人带上他的斧和马，前呼后拥，直奔琼花观而来。

来到琼花观，文武官员告辞，各自回府。程咬金问张金铎：“这琼花开得怎么样了？”张金铎说：“臣启万岁，因为圣驾在四明山耽搁，花期即将过去，现在琼花正在大放，已经多少有点儿垂头了。”“噢，哈哈，如此说来，待孤登楼观看。”众人陪他登上观花楼。他在正居中落坐，说：“来呀，给我摆酒，孤要喝酒赏花。”张金铎一挥手，有人下去备酒，有人把前头窗户往上一支。程咬金注目往窗外观看，喏，这琼花果然不同凡品，树木高大，可以四人合抱，满树琼花如银似雪，连花心花蕊都是洁白的，上面还有一对对玉蝴蝶飞来飞去，一阵阵异香直往鼻子眼里钻，不过花儿略微有点低头。这时酒宴已经摆上，张金铎、王世充左右相陪。王世充说：“万岁，您喝酒吧！”程咬金今天这出戏甭管唱得好坏，作派还真不赖。他端起酒盅来，冲着琼花说：“琼花呀琼花，孤就为看你这天下无双的奇花来到这里，也甭提我费了多少国帑，遭了多大危险，总算跟你有缘，得，我这头盅酒就敬献花神吧！”叭！把这盅酒往窗户外边一泼。王世充心说，嘿，你装蒜装得可以，又给斟上第二盅：“万岁您喝吧！这是玉液琼浆。”程咬金喝了一口，真是甘冽香醇。酒也好，菜也好，搭着他一天没吃东西，可就大吃二喝开啦！喝着喝着，嗓子眼直打嗝，舌头透着有点短，叫道：“王一尿一虫。”王世充一

听，我成王屎虫啦！“孤王今日也是与这琼花有缘，心里高兴，酒喝得多了，想要睡觉了。”“是，万岁，您慢着点，我搀着您。”张金钵、王世充左右一边一个搀着程咬金下楼。老程今儿真喝大发了，走路腿都拌蒜了。来到寝宫，往龙床上一歪，呼哧呼哧就睡着了。这师徒俩退出寝宫，关上宫门，叭叭叭！上中下上好三道银铛铁锁。总兵派来的二百名兵丁上前，把寝宫团团围住。

第二天清早，有人禀报张金钵，说当今万岁大业天子派的前站已经到了。张金钵、王世充带着小道士们，还有杨广派来的总管许庭辅、封德彝一齐到观外迎接。这前站官员正是李世民，他被接进观来，到专为杨广修建的八宝金殿和观花楼都看了看，一切还算满意。扬州文武官员和许庭辅、封德彝、张金钵、王世充等人赶紧到城外恭候圣驾。过了一些时候，昏君杨广带领大队人马来到。众人见驾已毕，陪杨广来到琼花观，请皇后、妃嫔暂到别的院子安歇。杨广登上新盖的八宝金殿，在正居中落坐，问看花大臣张金钵，“朕命你看守琼花，不知这琼花怎么样了？”张金钵说：“启奏我主万岁，只因圣驾迟至几日，花期即将错过。微臣左右为难，不浇水琼花枯榭；浇水吧，琼花大放。大放过后，今日花儿看看凋落，已经大垂头了。”杨广说：“哎呀，谁料寡人在半路上遇到响马截杀，险遭不幸，既然琼花未落，赶快打道观花楼，待孤观赏。”众人陪杨广上了观花楼，杨广在正中面窗而坐，上首是丞相，下首是蒲山公、夏国公等人，有人把窗户支起来。杨广留神观看，琼花朵朵真是天生丽质，冰心玉蕊，洁白好看，怎奈已经深深低头，露出了憔悴之色。忽然一阵狂风吹过，这花瓣比蝉翼还薄，纷纷脱落，可是一瓣也

不曾落地，宛如白衣仙女往半空中飘然而去。昏君杨广以为这是不祥之兆，内心怏怏不乐。他转过脸正色说道：“宇文丞相。”“臣在。”“想当初朕在西苑下旨，要按照花谱广栽天下群芳，惟独这种琼花不知出在何处。你说琼花生长南方，北方土寒不能栽养，又说此花人称吉喜之花，是见花则吉，遇花则喜。”“万岁，当初微臣是这么说的。”“你既是这么说的，为什么此番朕泛龙舟下扬州，半路上遇到程咬金带领十八国人马截杀，若不是猛勇大将军救驾，朕定遭不测。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扬州琼花观，这琼花又纷纷垂落。朕就问你一句话，朕吉在何处？喜在何处？吉喜二字从何而来？你与我讲！”这时杨广为什么冲他一向最信任的宇文丞相发火？原来他看到隋朝大势已去，慢慢悟出点道理来了。杨广想，从打他谋宫篡位，弑父鸩兄，大兴土木，挖汴河，下扬州观琼花，直到把隋朝江山搞得三摇四晃，天下离心，哪一件坏事没有宇文文化及出主意？噢，当初我父亲得了周朝宇文氏的天下，现在你让老百姓恨我，准是要复夺我杨家的天下。你跟肖后已然暗中勾结，还当我不知道吗！我今天要抓个碴儿杀了你，把过去所有罪过都推在你一人身上，然后重整朝纲，收拾残局。宇文文化及老奸巨滑，能看不出杨广的用心吗！杨广问他有什么吉喜之事？他无言答对，心说我今天要糟。想不到一旁的王世充突然跪倒。杨广一愣，就问：“王世充，你因何跪倒？”“启奏万岁，这吉喜之事就在眼前。”宇文文化及一听，哈哈！该着我命不当绝，他这儿给我接着呢！杨广纳闷：“有什么吉喜之事？快快奏来！”王世充这才把程咬金醉卧琼花观已经锁在寝宫之事如实说了一遍。杨广听了，心中大喜：“哈哈哈哈哈！竟有这等事，快快打道金殿，我要亲自

审问匪首程咬金。”

杨广二次来到金殿上正中落坐，文武群臣两旁侍立。杨广说：“来呀，把匪首程咬金带上殿来。”“遵旨。”张金钵、王世充来到寝宫，打开了大门上三道银铛铁锁，进入宫内。程咬金这儿睡得正香呢！张金钵上前喊叫：“万岁，醒醒，醒醒！”王世充说：“你还管他叫万岁呢，叫他骆驼吧！”“骆驼，快起来！醒醒！”程咬金一挺身坐起来，伸伸胳膊，伸伸懒腰，打个哈欠，用手一揉眼睛，睁眼一看：“哎呀，好睡呀！啊，看茶伺候。”“别看茶了，跟我们走吧！”王世充一挥手，几个兵丁上来摩肩头，拢二臂，就把他给捆上了。程咬金大喊一声：“呔！王世充，张金钵，为什么把寡人捆上啊？”王世充说：“你别乱了，你还寡人哪，八成儿今天就刷了！”程咬金一想，明白了：“哈哈！我说王世充，是不是这杨广来了？”“万岁驾到，让你见驾去！”众人连推带搯，老程一侧棱膀子：“别忙，别忙！不就是见杨广去吗？你们看我脸上变颜色了吗？”大伙一瞧，说：“没有啊！”“是我这腿打颤了？”“也没有啊！”“着哇！那你们何必推推搡搡呢？我去见杨广不就完了吗！走吧咱们！”他一人把头里走着，大伙在后面跟着，一直来到金殿龙台前。金殿武士提刀握剑，上前围住程咬金，有个喊：“过来，过来，跪下！”程咬金把脸一翻，转身一腿，把那个叫他跪下的踹得蹬蹬倒退四、五步，呱唧，来了个仰面朝天。杨广一瞧，气往上撞：“胆大匪首程咬金，你竟敢冒充孤家闯到扬州，你既已被俘遭擒，为何见孤不跪？”程咬金冷笑一声：“哎，嘿嘿嘿，我说昏君杨广啊，我跪你什么？世上谁人不知，你杀死你的亲老子和亲哥哥，调戏你娘和你妹，从小就不办人事。你爹死以前，杨素和宇文文化及这

两个奸贼就把持朝政，贪赃枉法，天下百姓已然吃不上饭啦！你一登基倒好，什么选美女，修东都，巡长城，挖汴河……几百万人给你干活，被你折腾死了无数。真有了不去挖汴河生给自己手足剁掉的，这样免去一死，还算有造化，人称福手福足。这种事你知道吗？杨广呀，你这小子真是个大昏君啊！”他要泼撒野，破口大骂昏君杨广。两旁不少文武官员心中暗暗称赞：这程咬金真是好样的。杨广气得浑身颤抖，体似筛糠，腮帮鼓起，脸色煞白，喊道：“快快推出去，开刀斩首！”程咬金一听，哈哈大笑，冲两旁说：“得了诸位，我到头儿了，咱们下世再见了。”武士们过来推他：“你骂什么！你不怕死啦！”“嚯！人生在世，至末不过穷，至大不过死，没关系，我还能拿这命当回事吗！”他回头向着杨广：“杨广啊，有这么句话：先死容易后死难。今天你一句话，喀嚓！我这脑袋下来了，这多容易呀！你要记住，天下各路反王，连同黎民百姓，有给我程咬金报仇雪恨那一天。得，我走人了！”武士们把程咬金推出殿门。杨广说：“蒲山公李密何在？”李密上前跪倒：“臣在。”“朕命你为监斩官，粘贴告示写明匪首程咬金叛反的过恶，带领五百人，即时将他押到西门外刑场，开刀问斩！”“遵旨。”李密退了下去。

李密来到前院暂时关押程咬金的小屋，说道：“程咬金，皇上有旨，今日出斩，派我做监斩官，快上刑车吧！”兵丁们把程咬金五花大绑，头上插招子，写明“匪首程咬金”，在名字上勾了个大红圈。程咬金说：“李密啊，你真能耐，一会儿掉脑袋我不含糊，只是求你把我这马连斧子一起拴在刑车后头。”兵丁们说：“你要干吗呀？憋着跑怎么着？”“嚯，我跑得了吗？”李密问：“那你带着马和斧子做什么呀？”程咬金说：

“待会儿拿龙席卷我的尸首，连这斧子给我卷里头，我活着使了它这么些年，死了把它跟我埋在一块。这马也一起宰，好比烧活，让它跟我一道走。李密呀，想当初你到瓦岗山求和，我可没错待了你。今天我就求你这么点小事，你要由着我，就算对得起我。”李密说：“好吧！这事就由着你。”让人牵出他的马，挂好斧子，拴在刑车后头。大伙把程咬金推出了琼花观门。门口横着一辆大车，后头拴着他的斑豹铁骅骝，在鸟式环、得胜钩上挂着他的八卦开山斧。兵丁们吆喝：“快上车！”程咬金说：“先等等，你们在车上给我绑一个横头，让我坐在上边，面朝前。”大伙说：“不成！你犯的是死罪，上了刑车，按规矩得脸朝后。”“这事你们必得由着我。”“为什么？”“你们朝前看。”大伙往远处一看，就见前面人山人海，原来扬州的老百姓见到告示，知道今日要出斩程咬金，真是万人空巷，都要来看一看这顶天立地的大英雄。程咬金说：“我是大魔国一国之主，一朝大德天子，临死还不让老百姓看看我！这事由着我咱们痛痛快快奔法场，不然我可要骂街了！”李密说：“噫！去去去，给他绑个横板。”横板绑好了，程咬金这才上了刑车，面朝前坐在横板上。头里有兵丁们开路，前后左右都有兵丁围着，李密骑马走在最后。车把式鞭子一摇，啪！这刑车咕噜噜噜就奔西门外走下去了。穿过人群，老百姓都想往刑车边上凑，后边人越拥越多。大伙议论纷纷：“看见没有啊？这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真有个横样儿！”程咬金冲着人群叫喊：“我说诸位，我叫程咬金。”“我们看见了，当初您劫过皇杠，您是好汉爷啊！”“那是没错儿，如今我悞走扬州城，被俘遭擒。就要出斩，你们看看我脸上变色没有？”“您没变呀！您是好样的呀？”“我含糊



扬州城出斩程咬金